

看世界丛书

看世界杂志社 编

历史 原来如此

花城出版社

历史 原来如此

看世界杂志社 编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原来如此

《看世界》杂志社编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12

(看世界丛书)

ISBN 7-5360-3711-2

I . 历 ...

II . 看 ...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世界 - 现代

IV . 1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673 号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惠阳印刷厂

(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8.37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19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711-2/I·3035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责任编辑：海 帆

技术编辑：薛伟民

封面设计：王 越

目 录

I 蕉 缘

《飘》：孽缘一生，随风而逝………	朱伯琏 朱海萌	(3)
海明威的一场婚外恋………	何 言	(11)
卡罗琳·肯尼迪：豪门深闺里的悲情人生 ……	李 耕	(19)
妓女与法官的生死恋………	贊 子	(26)
被软禁 21 年后，铁托遗孀终获自由 ……	洛 华	(31)
法捷耶夫的悲剧命运………	郑全华	(36)
俄罗斯前财政高官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	许 京	(43)
风流才子倒在红莓花儿下………	叶 妮	(49)
阿拉法特与西班牙女记者的激情………	国 章	(55)
卡斯特罗的前妻与情人………	朱 岩	(60)
“希特勒所青睐的女人”——莱妮·汉芳斯塔尔		
.....	黄君铭	(67)

II 揭 秘

是教皇还是纳粹？——新近解密的一段惊人历史		
.....	杨拂玄 何志军	(77)

密特朗与他的女占卜师	安国章	(85)
俄罗斯“活人狩猎场”奇案	朱 岩	(93)
真实的故事：“夏伯阳”死在战友之手	朱 岩	(99)
萧伯纳漫游红色奇境	殷 红	(104)
“菲德尔在巨人的国土”——卡斯特罗苏联访问记	殷 虹	(110)
赫鲁晓夫之子坠机之谜	朱 岩	(116)
赫鲁晓夫之子自述为何加入美国国籍	郑全华	(122)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殷 虹	(128)
震撼心灵的莫斯科永久火炬	郑全华	(133)
他们忠贞不渝地爱上了共产主义苏联	殷 红	(139)
叶赛宁之死	许 京	(145)
戈尔巴乔夫是怎样入主克宫的	述 弼	(152)
为希特勒卖命的犹太纳粹	纳兰逊	(157)

III 谍 海

前克格勃首脑临终前抖出惊人内幕	述 弼	(165)
俄罗斯“卢尔德”电子情报站揭秘	肖 遥	(171)
世界头号间谍的爱情	少 君	(177)
冷战时期头号间谍传奇	朱 岩	(183)
伪装的列宁	郑全华	(193)
汉森，FBI 内最新发现的大“鼹鼠”	黄 恒	(199)
世纪悬案：269 人死于中情局阴谋？	长 青	(204)
雪山梦破灭记	吕 坚	(212)
英国少女沦为间谍战牺牲品	郑全华	(216)
用色相换取情报	朱伯连	(223)
法国女郎的谍报生涯	方 嵘	(230)

他是怎样成为以色列间谍的	丁淑芳	(235)
从军用地图看日本侵华野心	章 明	(243)
他在网上出卖间谍	霍革军	(250)
绑架丘吉尔之谜	谢建军	(256)

I 摩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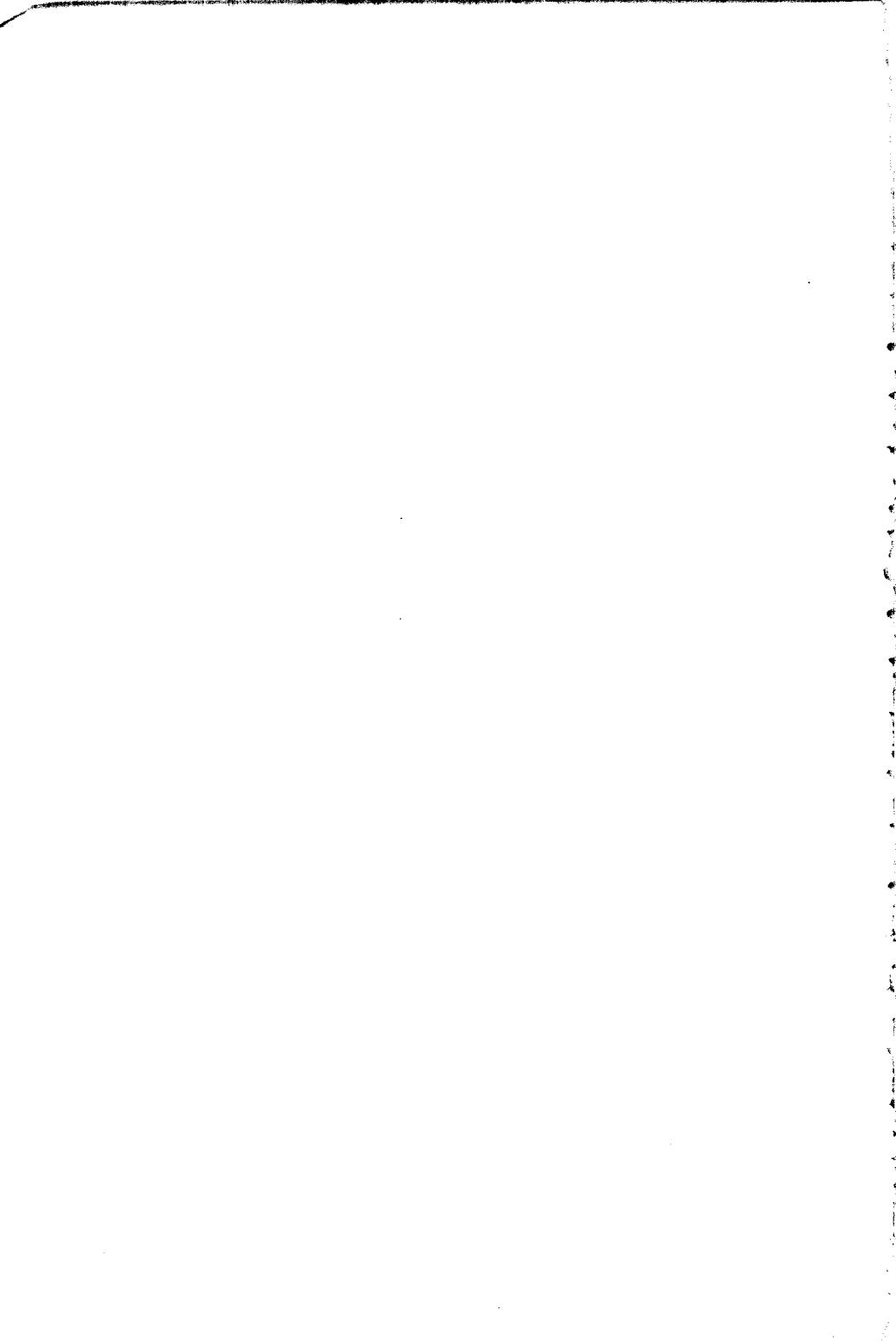
《飘》的作者，生活中的乱世佳人，一生被爱情追逐，又玩弄爱情，最终惨死于车轮之下；

硬汉海明威，面对心爱的女人，也会意乱神迷，满足于小小的虚荣；

老阿拉法特面对年轻亮丽的西班牙女记者射出的爱情之箭，将如何应对？

……

让我们透过情史，感受名人真实的生命脉动。



自 1936 年出版以来，小说《飘》畅销不衰。鲜为人知的却是小说中的主人翁郝思嘉与白瑞德的原型，正是作者玛格丽特·米歇尔和她的首任丈夫雷德·厄普肖。这位南方少女美貌出众却嗜酒耽烟，年方妙龄即涉足演艺和社交。自作多情的青春少年，一时趋之若鹜。玛格丽特其时有“大众情人”之誉。

——《飘》：孽缘一生，随风而逝

朱伯琏 朱海萌

玛格丽特是在病床上开始动手写这本传世名作的。她远非一位温让恭俭的贤内助。曾经，她凭着艳若桃李的容颜，招蜂惹蝶，放浪不羁，最终被拒诸家乡的演艺界和社交圈外，只落得门庭冷落鞍马稀的结局。玛格丽特之所以下嫁厄普肖也是出于无奈，她对厄普肖虽然害怕，但内心却深深爱恋。两人的悲惨终场，也暗示着冥冥之中的一段孽缘。

花季年华：娇小玲珑，谈吐风趣，是亚特兰大的“大众情人”

玛格丽特出生于 1900 年，父亲是一名律师，母系是社交

场中一朵名花。玛格丽特还有几个弟弟，一家子住在亚特兰大桃树街一幢祖传的旧宅邸中。她娇小玲珑，却桀骜不驯。这个长着一头浅黑色长发的女孩，自幼即能随心所欲地支配左邻右舍的一众男孩。她总是半开玩笑地用她那南方口音，慢条斯理地拖着长长的调门，一刻不停地跟他们插科打诨，挑逗闹趣。当地报纸的花边新闻栏中写道：“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神魂颠倒的男人可说不计其数。在亚特兰大的女孩们，无一能像玛格丽特那样，拥有如此多的倾慕者。”

玛格丽特诸多的男友中，当推考特纳·罗斯及亨利·安奇尔最为知心。他们是少年同窗，三人朝夕相处，夏日游泳打球，平素鱼雁频繁，即兴上台演出，经常在邻近一家亲戚的华宅中歌舞终日。二战炮响，亚特兰大来了不少陆军和空军学校的士官生。每逢周末，玛格丽特会开车去当地军营，接上一车军校学生回桃树街来。他们悠闲地在花园的长廊上弹着吉他，唱着情歌，度过一个个乡村田园的如梦良宵。可惜这般令人难舍的好时光，未几便因玛格丽特的母亲突罹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猝亡而戛然中断。

艺冠群芳，放荡不羁，却守身如玉

母亲的辞世标志着玛格丽特童年生活的终止。父亲积忧成疾，卧床不起。玛格丽特深感自己责无旁贷，不能不挑起家庭重担。或许是为了向过去告别，玛格丽特剪去长发，再度洗礼，易名裴洁，并罔顾后果地加入了一个名叫却尔斯登的制造和贩卖私酒的黑社会组织。20刚出头的裴洁学会了吸烟饮酒，调情取乐，怀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性观念，不放过每一个被她垂青的男青年。

话虽如此，正式成婚之前，裴洁却能守身如玉，长保童

贞。男朋友如同走马灯，一个一个轮流转，只有亨利始终如一，成为她的忠实的追随者。亨利的单相思在友侪间并无恶意地广为传播。一位好事者偷偷拍过一帧类似演戏的照片：亨利双膝跪地向裴洁求婚，神态无比虔诚——一个堂堂七尺汉子，蓦然矮了半截，将一枚戒指套在一个娇小的女子手指上。照片旁注曰：“亨利的第一千次求婚。若问能否如愿，暂时无可奉告。”

1920年秋，在父亲一再敦促下，裴洁踏入了演艺圈，很快就在一所头面人物集聚的高级夜总会里成为一朵含苞欲放的鲜花。她惊鸿翩跹，频繁出入于舞榭盛宴博览会之间。翌年春季，她又在亚特兰大宏伟华丽的万凯蕾大厦举行的慈善舞会上首次亮相。闪烁的聚光灯把裴洁炫耀得色艺俱冠群芳，俨然舞会皇后。她与一位英俊男子拍档合作的舞蹈曾以热情火爆轰动一时，裴洁浑身涂上泥灰色的油彩，穿着透明的长统丝袜，系上一根猩红的腰带，下身短裙的开叉直到腰部。演出中不时发出尖利刺耳的怪叫，结束时又有一个猥亵肉麻的长吻，使参加舞会的上层仕女难以接受。尤其是年事已高思想古板的老太太们吓得只能紧闭双目不敢睁开。未隔多久，亚特兰大青少年团体不得不宣布禁止他们在当地大部分场所公开献艺。

灾难始于一见钟情。从此，一个主宰感情的公主变成了感情的奴仆

裴洁受挫艺坛，铩羽而归，亨利依旧随侍左右，慰藉有加。这时还有4名追求者同样紧盯不舍，裴洁颇为沾沾自喜。她对亨利百折不挠的忠心虽然有所感动，却不愿委身下嫁。裴洁曾对一位女友说：“他们5个，我都心爱。他们对我的态度，我都欣赏。可眼前他们谁都不可能作为我的丈夫。我觉得自己

还没有真正进入爱的状态。”就这样，裴洁任凭自己光着双脚在爱的河岸边信步徜徉。

1921年8月的一个晚上，裴洁在一个盛大的化装舞会上邂逅了一名佐治亚大学的足球队员，身高马大的肯尼迪·厄普肖。她感到他是一名勇敢大胆的年轻人：一头红发，一双碧眼。裴洁一见钟情，竟一反常态，弃身边那位漂亮的医生舞伴于不顾，飘然随之而去。

对这位曾就读于海军学校的“红发”汉子厄普肖显示的那种鲁莽粗狂的大男子气派，裴洁心仪得五体投地。不过她的女朋友们却极不赞同。果然事后据熟悉厄普肖的一位朋友透露：裴洁心目中的理想情郎，其实是一个只会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的性欲狂而已。每当他酒后，便要任性发泄，不管什么年龄的女人。这对犹属童贞之身的裴洁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失望。因此交往伊始即有争吵甚至殴斗，于是双方感情日趋恶化，勉强拖延至次年初春，裴洁为了逃避现状，到了阿拉巴马州伯明罕市，供职于那儿的一家新闻机构。

亨利——最忠实的追求者，最终黯然离去

纵然有厄普肖横梗于中，亨利痴心不改，屡屡求婚。裴洁只好修书一封，明确表态：“我们绝无夫妻缘分，请接受我最后对你的坦言。不过我仍是爱你的，我的忠诚的朋友。只要你愿意，我将始终是你的心上人。”就是用这种甜言蜜语，裴洁应付过不少苦苦纠缠的男友。她并不打算和他们结婚，却又不愿意失去他们对她的爱慕追求。

在阿拉巴马，裴洁又结识了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约翰·马歇。约翰私下猜测，裴洁与“红发”的关系是难以维系下去的。谁知事实出人意料，娇纵自矜的裴洁最后还是接受了

“红发”厄普肖的婚约。订婚消息甫经传出，亨利心中那棵对裴洁矢志不渝的爱苗立告萎亡。无奈之余，他随意找了当地一位姑娘郁郁成婚。多年后亨利因患肺癌壮年早夭。亨利的儿子回忆裴洁闻听噩耗赶到亨利住处吊唁时，哀怜和同情由眼神中倾泻而出，黯然神伤地对他低声说道：“看上去，你和你爸爸几乎完全一样！”

一段悲剧婚姻的结束，一部传世之作的诞生

裴洁于1922年9月与“红发”结婚。遗憾的是这桩婚事独独缺少一个吉祥如意的开端。婚后不久，为了发横财，“红发”参与了非法的私酒买卖，就像《飘》中的白瑞德那样成了一名私酒贩子。不过“红发”不像白瑞德：白瑞德最后还是一位绅士，而“红发”却未能抵挡住烈性酒的诱惑，毫无自制地酗酒狂饮，甚至在醉后凶暴地强奸并毒打裴洁。除此之外，寻花问柳、奸宿不归更是常事。惊恐羞恼的裴洁痛定思痛，发下狠心将此负义之人逐出家门。无家可归的“红发”四处流浪。不到一月重又返回，破门而入之后，报复性地将裴洁的脑袋对准墙壁猛撞猛叩，并又一次强奸了她。这次冲击使裴洁整整一个月无法起床。事态发展至此，离婚势在必行，两人遂在1924年永告分手。此后很久，裴洁一直担惊受怕，惟恐“红发”卷土重来。没有了一贯忠诚、老实巴交的亨利，裴洁只能退而以求其次，同样忠诚的约翰便升格成了她选择的对象。

过了一年，他俩就匹配良缘，在亚特兰大搞了一间他们戏称为“垃圾屋”的窄小房子。为了生计裴洁只好再次外出谋职，进了工作《亚特兰大杂志》编辑部。裴洁文风泼辣，秉笔公正，成了当地备受欢迎的体育记者。只惜命途多舛，好景恨暂，一场车祸竟造成了她腿部的终身残疾。多方举债医治了一

段时间，总算能支着双拐跛足瘸行。约翰不希望她白白虚掷时光，买回来一大叠打字稿纸，督促她开始写书度日，卖钱还债。开初裴洁茫无头绪，无从落笔。无意间她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旧宅邸中的那段不同寻常的童年，那段时期中听到见到的南北战争中许多遇难者和幸存者的生死故事，以及自己心中永难磨灭的悲惨婚恋——一切俱是她写作的丰富资源。书中的白瑞德即是“红发”厄普肖的理想翻版，而郝思嘉，这个脾气极坏的南方美艳，除去把她自身作为原型之外，还糅进了儿时生活在一起性格奇特的老祖母。当然，小说人物中也有亨利的影子。桃树街那座旧宅邸无疑也成了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发祥地了。

戴上绿色的眼罩，披上宽大的外套，裴洁定下心来动手在打字机上写那本后来使她名扬四海的小说了。由于她以前曾为报纸写过东西，习惯于把全文纲要或结局写在篇首，她就先写下了小说的尾声：“她对自己所爱的两个男人，其实从未真正了解，因而最后全都飘然而去……”回忆自己流失的一生，使她万分痛楚。《飘》就是裴洁亲自主演了大半生的一出人世悲剧。

世界各地纷至沓来的赞誉颂扬把裴洁和她久受压抑的丈夫搞得如同坠入青云。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又赢得了九项奥斯卡大奖，诸如最佳女主角奖（费雯丽）、最佳男配角奖（汤姆斯·迈克尔）、最佳女配角奖（海蒂·麦克唐纳）等。影片久映不衰，世界数以百万计的观众交口称誉，无不以先睹为快。裴洁夫妻俩差不多每年要花两个星期核算国外汇入的款项，其余时间也都在联系和了解繁复的版权事宜中忙得不亦乐乎。

宿命论：“我必将丧生于车轮之下”， 是厌世？还是巧合？

除《飘》以外，裴洁尚有一部无人知晓的小说《迷途的蕾圣》。这部近期发现的小说是她年方二八时写成的真正的处女作品，作为纪念《飘》出版 60 周年随之印行面世。裴洁再未写过第三部小说。她不愿一再触痛心灵深处的疮疤。《飘》已经把她想要吐露的一切倾诉无遗。

随着《飘》不断增长的发行数量以及渐渐透露的幕后秘密，如同小池涟漪层层泛起，裴洁的密友也因之成了新闻人物。“红发”并未从那枚致命的婚姻苦果中清醒过来。他本性难易，照常穷凶极恶地酗酒寻衅，漂泊无定地到处求职。他仍视婚姻为儿戏，连续与两个妻子合而又离。在儿子可怜的记忆里，他是个冷酷无情、暴虐成性的父亲。1949 年“红发”染上了当时视为绝症的肺病。他在一家廉价旅馆的十五楼开了个小房间，饱饮烈酒后从 20 多米高的窗口纵身下跳，结束了自己耻辱与罪恶的一生。裴洁得知这一死讯之际，也正缠绵病榻，余日无多。她对康复已丧失信心，宿命论成了惟一的信仰。她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必将丧生于车轮之下，因为在我的命里就是注定要用这种方式进入天国的。”辞别尘世之前，她要求把自己的私人信件和相片全部销毁。她的丈夫约翰如实照办了。但是裴洁的遗愿后来并未完全履行，因为在 1994 年时，亨利的儿子小亨利从其父亲的小阁楼里意外发现了好几包裴洁写给亨利的书简和相片，还有那本谁也不知道的誊写在两册作文簿上的短篇小说《迷途的蕾圣》。

裴洁不幸言中：她果然在自幼居住的亚特兰大桃树街那条马路上被疾驰的车辆撞倒在地。其时约翰正搀着她穿过马路去

“桃树街艺术剧场”。5天后裴洁终于不治身亡。社会上对她的死因议论纷纷：究竟缘于车祸，抑或厌世自尽，无人可作有力佐证。恰似为裴洁作传的安妮所说：这位因《飘》走红而声名鹊起的乱世佳人，失去的是无法补偿的真正爱情生活，得到的却是不能随身带走的荣誉和金钱。